

楚

辭

新

集

註

楚辭卷四

汝州 宗姪 啟賢編

蒲城 屈復梅翁新集註曾孫來泰錄

同邑 受業路光先校

九章

章明也、書洪範、俊民用章、又表也、周語、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注表也、表明天子與諸侯異物也、三閭忠而被謗、國無知者、離騷經之作、以自表明其志、懷遷襄放、遠志彭咸、又作九章以

自表明也。故首章曰：重著以自明。末章曰：竊賦詩之所明，苦心真切如此，而鄙夫迂儒，猶有過論。余觀其次序，懷沙爲絕筆，乃以悲回風爲結，或編集人意在此耶？夫文之顯著者，尚多謬說。又安論微妙者乎？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得意忘言，九泉知己，後世猶難，況當時哉！況其人哉！况其文哉！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與嚮服。俾山川

以備御兮命咎繇使聽直

惜者痛也。誦言致極。愍憂憤懣。懣行挹而出之也。所
者誓詞。猶所謂不與舅氏同心。所不與崔慶者之
類也。蒼天之色正平。所求之言。有非出於中心而
致言之於口。則願蒼天平已之罪而降之罰也。五
帝五方之帝。以五色爲號者。太一之佐折中。謂事
理有不同者。執其兩端而折其中也。若史記所謂
六藝折中於夫子是也。六神尚書。堯於六宗。一曰
日月星水。旱四時寒暑也。六宗有數說。蘇子由云。
捨祭法不用。而以意立說。未可信也。衡對也。服
罪之詞。書所謂五刑有服者也。俾使山川名山大
川之神。御侍咎繇。舜士師。能明五刑者。聽直聽其
說之曲直。欲上天使此衆神明。其是非也。痛言以
極其憂思。發憤以挹其衷情。總起通篇。迨述往日
進君之言。如有非忠。則歷指蒼天鬼神。以平正而
聽曲直也。

直也。

右一節質之天地鬼神言外見國無人莫我知也。竭忠誠而事君兮，反離羣而贅疣，忘儼媚以背衆兮，待明君其知之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不遠。

贅疣，肉外之餘肉，莊子附贅懸疣是也。儼，輕利媚柔，佞背違也。所履爲迹，志願爲情，顏色爲貌，變易相視，證驗也。言盡忠以事君，反爲不盡忠者，所覆棄視之，如肉外之餘肉，然吾寧忘儼媚之態，以與衆違，其所持者，猶待明君之知耳。人臣之言行，既可蹤跡，內情外貌，又難變匿。人君日以親接，驗之不遠，宜其能相臣也。左傳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此之謂也。

右二節知臣莫若君，往日之忠，今猶可驗也。

吾誼先君而後身。今羗衆人之所仇也。專惟君而無他。今又衆兆之所讎也。壹心而不豫。今羗不可保也。疾親君而無他。今有招禍之道也。

誼與義同。怨耦曰仇。惟思念百萬曰兆。讎謂怨之當報者。不諫言果決不可保。謂必爲衆人所害。疾猶力也。言衆人皆營私爲家。已獨先君後已。其義相反。故爲所仇。專心竭忠。不與衆兆同趨。故爲所讎。一心果決。全無猶豫。力於親君而無私交。固有招禍之理也。

右三節背衆專君。有招禍之道。言見疏也。

思君其莫我忠。今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今迷不知寵之門。忠何辜以遇罰。今亦非余之所志也。行

不羣以顛越兮，又衆兆之所_是哈也。紛逢尤以離謗兮，
窘不可釋也。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也。心
鬱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而
詒兮，願陳志而無路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
莫余聞。申侘傺之煩惑兮，中悶瞀之怵怵。

顛越，頹墜。哈笑，紛亂貌。尤，過。蹇，詞。釋解，沈沒抑按。
白，明辨。鬱邑，愁貌。侘傺，失志貌。煩言，謂煩亂之言。
左傳曰：嘖有煩言，是也。詒，遺。騷，經曰：解佩纕以結
言思美人曰：言不可結而詒疑古者以言寄意於
人，必以物結而致之，如結繩之爲也。號，大呼。申重
悶煩。瞀，亂也。怵怵，憂貌。言我思君之諸臣，莫有忠
於我者，故忘已之賤貧，但知盡心事君，不懷貳求
寵。是以視衆人之懷二求寵者，心若迷惑，不知其

所從入之門、而無罪見疏、本非所望、但以行不達、
而至此、遂爲衆所笑耳、尤諍不可釋、沈抑不達、
而莫白、中情莫察、煩言難遺、味
志無路、故進退惟有憂愁而已、

右四節言既疏之後、尚欲盡忠、因念忠而遇罰、衆
之所哈、此情沈抑、自陳無路、進退維谷、惟有憂悶
而已、

以上四節爲一段、呼天明已之忠而得禍、遂至進
退維谷也、

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吾使厲神占之兮、曰
有志極而無旁、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

恃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懲熱羹而吹齏
今何不變此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也
衆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爲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
又何以爲此援也

抗方兩舟而並濟也通作航屬神殤鬼左傳晉侯
夢大厲祭法有秦厲公厲族厲主殺伐之神也旁
輔君可思者臣子之義不可恃者明暗不同也此
句亦占詞故有曰字衆口鑠金者衆口譏毀即堅
金亦可銷鑠殆危齏者凡醢醬所和細切爲齏階
樣伴侶極至援引也言昔余曾夢登天而無船者
其占爲但有志勞極而無補助終至危獨離異
我初以君爲可恃故被衆毀而遭離危殆果如始
者占夢之言然歇羹傷熱而吹公齏懲而變志人
情之常我今尚欲釋階登天則是不以賈禍自懲

而猶有前日忠直之態，衆人見已所爲，皆驚駭，違以離心，則不與已爲侶，與衆人同事一君，而其志不同，則如同欲至於一處，而各行一路，誰可與相援引而俱進者乎。

右五節言得罪見疏，已有夢兆在，先明知得禍，此心難已，故到底不變，非是驚衆違俗，徼倖萬一也。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矯直而不豫兮，鉉功用而不就，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懼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乃知其信然。

申生事見左傳，禮記，鉉事見騷經，天問，惠不豫，男上，忽者，易而略之之意，人九折臂，更歷方藥，乃成良醫，言孝子離讒，矯直無功，自古如此，吾嘗聞作忠造怨，忽而不察，以爲過言者，自信忠，冀可以感

格今日親身離殃乃知爲誠然也
左傳曰三折肱爲良醫亦此意也
右六節言作忠造怨自古皆然也

矰弋機而在上兮，罽羅張而在下。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解。儻侗以干條兮，恐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女何之中。欲橫奔而失路兮，蓋堅志而不忍。背膺腓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

矰機射鳥短矢弋繳射機張機以待發罽羅掩鳥網辟開也與闢同或云謂弩背也儻侗不進貌干條謂求佳也重增益離遭集鳥飛而下止謂遠遁也橫奔失路妄行違道膺背腓半分禮傳曰夫妻裋所合也言讒賊之人陰設機域張布開闢傷害君之所惡以悅君意使人憂懼離欲側身以避之而

尤恐無其處欲僮徊求住恐墮禍遺尤欲高飛遠去又恐君得無謂女欲去我而何往乎欲妄行違道則吾志已堅而不忍爲三者皆不可爲如背曾一體而中分之其交爲痛楚有不可言者矣

右七節實發進退維谷其痛有難言者

擣木蘭以矯蕙兮，繫申椒以爲糧。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爲糗芳。

擣春矯猶揉粲精細米播種滋蒔糗糗乾飯屑也。以蘭蕙申椒爲糧目前如此又願春日種離蒔菊以爲永久之糗芳言不變其素守也本是願春日播江離與滋菊兮以爲糗芳此參錯法也

右八節實發不變此志猶有曩之態也

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擣茲媚以私處兮

願曾思而遠身

質猶交質之質，橋舉媚愛，謂所愛之道，所守之也，私處猶曰自娛，曾重也，曾思所以慮害遠身，所以避害。

右九節，恐情質不信，曾思遠害，有不能者，故重言此篇以自表明，應起二句倒敘法。

以上五節為二段，言已之得禍有夢在先，明知如此，雖進退維谷，而此志不變也。

右惜誦

此篇即離騷，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

舍也之意其寫作忠造怨遭讒畏罪更曲盡情
狀為君臣者皆不可以不察

通篇只兩段首兩句總起末四句總結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
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珮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
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
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吾與天地兮比壽與日
月兮齊光

奇服奇偉之服以喻高潔之行下冠劍被服皆是
缺劍把或曰刀身劍鋒也長缺見史記切雲高冠

之名，在背曰被，明月珠名，以其夜光有似明月故以爲名。璫，美玉名。虬螭，龍屬。言乘靈物，從聖帝遊寶所，登崑崙，皆見所至之高。食玉英，所養之潔，比壽齊光，能不朽也。

右一段言已之志行芳潔高遠，世莫余知，若從聖帝登崑崙，則能不朽，正與下獨處山中相反也。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且余將濟乎江湘。

南夷，謂楚國也。一句結上，一句起下。

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皋，馳余車兮方林。乘舫船余上沅兮，齊吳榜而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凝滯。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

苟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入澗浦余儻何念，
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獲坎之所居。山
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
霏霏其承宇。汰滯通韻

鄂渚地名，今鄂州。欬，歎也。方言云：南楚凡言然者為欬。史漢亞父曰：唉，及唐人欬，乃皆此字。諸葛亮遷在仲春，而猶有秋冬之餘風，記時也。邸，至也。一，舟低者，說見招魂。軒，輓。既，低下。方林，地名。於船，嘉會。窓牖者，或曰小船，上謂沂流而上。齊，同時並登。吳謂吳國榜，擢也。葢，效。吳人所為之擢，如云越等。艇也。汰，水波。船不進而凝滯，留落之意。亦戀故都也。枉階，辰陽皆地名。水經云：沅水東逕辰陽縣，東南合辰水。沅水又東歷小灣，謂之枉渚。澗浦，亦地名。霰，雨凍如珠，將為雪者。宇，室簷。仲春，山深，猶有

積雪也。當秋冬。結風涉江而去。鄂渚反顧。未濟時。不忍便濟。沅水。挈汰。容與凝滯。方濟時。猶不忍竟。濟乃朝發。枉渚。夕宿辰陽。既濟之後。自信端直。放非其罪。僻遠何傷。及由浦漵。入林入山。前與重華遊者。今與援杖居矣。前與天地比壽。日月齊光者。今幽晦雨雪。不知有天地日月矣。此見放之地也。右二段。敘見放之時。搖落如此。所經之地。鄙遠如此。乃至江南見放之地。荒涼如此。正與首段相反。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以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接輿髡首兮。桑扈羸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

將重昏而終身。

接輿楚狂，被髮佯狂，後乃自斃。桑扈，即莊子所謂于桑戶、贏行，謂赤體而行，或疑論語所謂于桑、伯于，亦是此人。蓋夫子稱其簡，家語又云：「伯于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則此裸行之人，蓋以亦用心。伍子、吳相、伍員、子胥、諫夫、差、令、伐、越不聽，被殺。盛以鴟夷而浮之江。事見左傳、史記。此于事見騷經。天問：「四人總說二句。」下用「忠不必用，一句承之。」人所知也。此却將四人分寫兩頭。中間二句分應之。忠不必用，應下兩人。賢不必以，應上兩人。董正也。不豫，况惜誦重昏，重復暗昧，終不應上見光。

右三段幼好竒服，窮不變心，前世皆然，終身守正，暢發雖鄙，遠何傷之意。

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上聲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薄陰陽易位，時不當兮。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

露，暴申重叢木曰林，草木交錯曰薄。腥臊，臭惡。御，用薄附也。陰，謂小人。陽，謂君子。將行，謂遠去。鸞鳳，日遠重華已去，身見放也。燕雀，巢堂仁賢遠去。護伎見親也。辛夷，暴而重積之。枯於林間，身獨處山中。也。污賤並進，芳潔不容也。君子小人，升沈倒置。前世皆然也。遭時如此，懷志矢志，惟當遠去也。

第四段，總結上文，一一照映。

右涉江。

涉湘江而南也。湘江在長沙，過岳州洞庭而東。

行，又上沅水，發枉渚，宿辰陽，入澁浦，皆在辰州。則至江南之野，天地齊壽，日月齊光，初放時志，氣不衰，及經歷荒涼，一無改悔，而歎陰陽易位，忽乎將行，蓋既至放地所作也。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鼉吾以行。發郢都而去閭兮，怊荒忽其焉極。楫參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

龍門而不見，心嬋媛而傷懷。今眇不知其所踈，順風
波而流從兮，焉洋洋而爲客。凌陽侯之汜濫兮，忽翔
翺之焉薄。心絪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將運舟
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
而來東。

不純命，即天命靡常之意。爲下文夏邱二句本根。
震動愆過，仲春二月，被放時，人民離散，三閩亦在
行中。閩其流離，因以自傷。仲春東遷，追記其時也。
遵循江大江夏水名，於痛甲日龍旦也。自言其以
甲日龍旦而行，追記其日也。郢都在漢南郡江陵
縣，閩里門，登揚同舉，容與徘徊，言鼓棹者亦不欲
失，知己之戀戀於君，不得再見也。楸梓長楸，所謂
盛國之喬木，使人願望徘徊，不忍去也。淫淫流貌。

夏首夏水口深不逝之而自瀦也龍門楚都南闕
二門一名龍門一名修門太息回望郢亦不得再
見也蟬媛兩見前篇眇猶遠蹊踐也洋洋無所歸
貌凌乘也陽侯陽國之侯溺死於水其神能爲大
波汜濞波貌薄止絳懸也寒澹詰曲貌波浪連天
憂思方深來東上用逍遙二字甚難解猶俗言漫
無一事好端端而來此也言仲春東遷甲朝起行
觀此人民離散因歎天命靡常知郢都之必亡今
日一去君難再見回望長楸龍門蟬媛傷懷順風
從流洋洋爲客汜濞馬薄心思不釋將運舟而上
洞庭自楚受封之初終古
所居一旦長別安得不哀

也右一段追敘去郢之時日水路之經歷以之放所

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返背夏浦而西思兮

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
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吟當陵陽之馬至今森
南渡之馬如曾不知夏之爲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

時未過夏浦故背之而回首西鄉以思郢都也水
中高者曰墳詩汝墳是也望望郢都平樂地寬博
而人富饒介間遺風謂故家遺俗之善也陵陽楚
地卞和封陵陽侯馬至何能及也言卞和之寃得
白已之寃莫白也森混漾無涯於是始南渡大江
矣夏大屋丘荒墟孰誰也兩東門郢都東闔有二
門蕪穢言靈魂欲歸須臾不忘夏浦西思故都日
遠遠望舒憂而州土遺風愈增悲哀忽憶凌陽之
寃待白而我今森森南渡馬龍及彼君王曾不知
郢邑宮殿之夏屋當爲丘墟孰謂兩東門亦可蕪
廢耶京州土二句下即當接曾不知二句却
以當陵陽二句問氣方深遠意方深厚

右二段、九年中未嘗須臾忘返、即未嘗須臾不哀、
夏屋東門、將爲姑蘇麋鹿之續、誠可哀矣、

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憂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
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
慘鬱鬱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戚、商外承歡之灼灼兮、
諶荏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願進兮、妬被離而鄣之彼、
堯舜之抗行兮、取瞭杳杳其薄天、衆讒人之嫉妬兮、被
以不慈之偽名、憎愠愉之修美兮、好夫人之忼慨、衆
踳蹠而日進兮、美超遠而踰邁、

怡樂長久者，暗寫九年憂憂相接，首尾如一，繼續無已也。汨約好貌，謹誠，荏亦弱也。湛湛重厚貌，被離衆盛貌，鄣壅，心久不怡，憂愁相接者，郢路遼遠，江夏難涉也。至今九年不復，鬱鬱含感，去國之日，愈若不信，其如此之久，而今竟如此之久也。彼小入外爲諛說，以奉君之歡適，情態美好，誠使人心意軟弱而不能自持，是以懷忠而願進者，皆爲所嫉妬而壅蔽不得進也。堯舜之行，高逼於天，尚有不慈之名，而况其下者乎？君子之愷愉，若可鄙者，小人之怵慨，若可喜者，惟明者能察之，讒佞之人，日進於前，使人美而好之，愈甚而無已也。

右三段言讒人之毒，即堯舜不免，而况已乎？君子日遠日疏，小人日近日親，永無還期矣。余爲下文還鄉首邱地，意在言外。

亂曰曼余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返故鄉
兮狐死必首邱詩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曼遠意鳥飛返故鄉思舊巢也首邱謂以首枕邱
而死不忘其所自生也禮曰大鳥獸喪其羣匹越
月踰時則必返窆過其故鄉又曰樂樂其所自生
禮不忘其本古人有言曰狐死正邱首仁也忘謂
忘其故

都也

右四段言信非吾罪而棄逐乃今逍遙而來東之
註脚一返無時狐鳥不如然無罪放逐有可還之
理故日夜不忘也其詞似和其心愈哀矣

右哀郢

九年不復，追敘初放時日，及既到之後，無限悲痛，而結以無罪棄逐，皆爲夏邱門蕪耳，故不曰思郢而曰哀郢也。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四極之浮浮。數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優優。願遙赴而橫奔兮，覽其尤以自鎮。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又。

秋風動容，謂秋風起而草木變色。四極，浮浮，四方。飄搖也。爲怒，字作引數計。惟思優愁尤過鎮止。矯舉也。憂思不釋，遭夜方長。秋風動容，四極飄搖。計而思之，君多妄怒，使我心傷。我本欲從所居，遠奔。

君所陳此因結之微情覽民
之難尤遵自止也倒敘法

右一段思君不寐秋風增感又思遙奔陳情不可
而止也

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爲期
羗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
平憍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修姱
戶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爲余而造怒
願承間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
悲夷猶而冀進兮心怛傷之憺憺
茲歷情以陳辭兮
蓀詳聾而不聞
固切人之不媚兮
衆果以我爲患
是初吾所陳之耿著兮
豈至今其庸亡何獨

樂斯之蹇蹇兮，願蘇美之可完。方望三五以爲像兮，指彭咸以爲儀。夫何極而不至兮，故遠聞而難虧。

咸言已成之約言，淮南子曰：薄於淵虞，是謂黃昏。喻晚節也。畔田中路，回畔喻君與已，好親而後疏。橋稔也。莊子曰：虛憍而盛氣，覽示姦好，閒暇。莊子曰：今日宴間，察明，但悲憐，憺憺安靜，意歷，猶列也。詳詐，耿明，貌庸，用三五謂三皇五帝，像肖其形象也。儀式極盡，至到虧缺也。言君與已先親，後疎者，虛憍之氣，自多其能，言又非實，本無可怒，但以惡我之故，爲我作怒也。我欲承君之間，暇以自明，而不敢，又不能，自已故，夷猶欲進，而心復悲，然遂靜，默而不敢言，懇切之人，不能軟媚，君或未怒，而衆已疾之，蓋惡其傷已也。昔吾所陳之言，明白如此，至今豈庸遂亡耶？然吾非獨樂爲此，蹇蹇而不樂爲，傾笑也。但以願君之德，美猶可復全，是以不得已而爲此耳。以三五之至德，望君，彭咸之死，諫

自期視彼像儀而必欲求
到其極則遠聞而難虧矣

右二段追思昔陳詞造怒之故望君三五自儀彭
咸惓惓無已之心也

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
不實而有獲

右三段總結上文見思之無益也朱元晦云明白
親切不煩解說雖前聖格言不過如此不可但以
詞賦讀之也

少歌曰與美人之抽思兮并日夜而無正憍吾以其

美好兮，敖朕辭而不聽。

少歌，樂章音節之名。荀子佹詩，亦有小歌，即此類也。抽，拔思意。并日夜言旦暮如一也。橋，矜無正，無與平，其是非。敖，倨視也。

右四段出題。

倡曰：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好姱佳麗兮，胖獨處此異域。既惇獨而不羣兮，又無良媒在其側。道卓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

倡，亦歌之音節，所謂發散句者也。鳥自喻南，鄂、漢、北、漢水之北，遠之於此，非所生之地，故曰異域。北

山漢北之山望之流涕悲久居於此也身在漢北
心思南郢既無良媒日遠日忘又不能自白故望
山臨水每思之
而流涕太息也

右五段以鳥自喻身處漢北心懷郢南也

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
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
願徑逝而不得兮魂識路之營營何靈魂之信直兮
人之心不與吾心同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
從容

秋夜方長憂不能寐故望孟夏之短夜冀其易曉
晦明若歲夜未短也一夕九逝思之切也魂不識

路以月星而知然欲去而又未得者以魂雖識路而營營獨往無與俱也其如靈魂忠信而質直不知人心之異我故雖得羈亦無與左右而道達之者彼又安能知我之間暇而不變所守乎
右六段一夕九逝南指月星思之如此而人心不同終無媒而不能歸也

漢北與上庸接壤漢水出嶓冢山在漢中府寧羗縣上庸即今石泉縣按史記止言三閭䟽絀不復在位其作離騷有放流而無漢北字今讀此篇始知懷王初遷三閭於漢北也

亂曰長瀨湍流沂江澗兮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軫

石歲嵬、蹇吾願兮、超回志度、行隱進兮、處低徊夷猶、宿
北姑兮、煩寃瞽容、實沛祖兮、愁嘆苦神、靈遙思兮、路
遠處幽、又無行媒兮、道思作頌、聊以自救兮、憂心不
遂、斯言誰告兮、垢

頤、水淺處、滿、急流、爾雅釋、水逆流而上曰沂、洞、順
流而下曰沂、游、潭、深、又與潏同、狂、顛、憂懼而驚、視
自江入湖、自湖入江、皆沂流而南行也、軫、方石、其
願如方石、不可轉也、超回、前出也、低徊、欲行又止
意、進、不覺前行而前行也、北姑、地名、瞽容、瞽亂之
意、見於容貌、實沛、祖、誠欲沛然如水之流也、靈、靈
魂、道思者、且行且思也、救、解、聊以自遣耳、思不可
釋也、言沂游江潭、南行自娛者、遠望當歸也、超回
隱進者、欲止而不能止也、宿北姑者、不能再隱進
也、又無行媒者、返無期也、斯言誰告者、思無已時

也

右七段、此篇之作、聊以自救、世無可語者也、

右抽思

思欲陳詞、覽民尤而止、望三五、儀彭咸、蓋爲國
爲民、非爲一已見、疏此所以與美人之抽思也、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眴兮

杳杳、孔靜幽默、鬱結紆軫兮、離愍而長鞠、撫情效志

兮、冤屈而自抑、

滔滔、水大貌、莽莽、茂盛貌、懷、心、永、長、汨、汨羅、徂、南
土、汨、沅湘而向汨水也、沈在五月初、而口孟夏首

秘行時也、胸目數搖動之貌、杳杳深冥之貌、
靜寂、杳杳然、無聲、又黑也、二句正言汨水之氣色、
陰森、儼然鬼景、紆屈、軫痛、離、遭、愍、痛、鞠、窮、
猶、覈、抑、拔也、言當孟夏草木陰森時、南征汨羅、
心永哀、再無還日、今觀河水陰森、自痛長窮、
覈志、無有過失、則屈志自抑而不懼也、孔靜幽默、
四字贊汨羅切絕妙絕、非親觀者不知也、余固未嘗至、土著為余言如此、

右一段記時記地、明自沈之冤抑也、

利方以為園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
畫志、墨兮、前圖未改、內厚質正兮、大人所賊、
巧倖不斲兮、孰察其揆、正玄文處幽兮、矇眊謂之不章、
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變白以為黑兮、倒上以為下、
鳳

鳳在笵兮，鷄鶩翔舞，同採玉石兮，一聚而相量。夫惟
黨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藏。

利圓削器，度法易變，初始本根，概也。書大禹謨，惠
迪吉，註言順道則吉也。鄙，厭薄。章，典章。畫，卦畫。志
記，與誌同。積記其事也。墨，書墨。典章如畫，志記如
墨，甚分明也。圖計，最明。垂，堯時巧工。斲，斲不斷。其
巧未用也。察，知。揆，度。玄，墨。幽，暗也。有眸子而無見
曰矇，無眸子曰瞽。墨文更處暗地，有目者猶不能
明見。况矇瞽，離婁，黃帝時人，明目能見百步之外，
秋毫之末，睇小視，言小視而見秋毫之微也。瞽，即
矇。斲，籠蒸，糝雜也。方圓之常度未廢，變易根概之
道。君子厭薄，况章志分用，淺之前圖，豈能更改然
忠厚正直，藏之於內，必大人乃能明見，如工垂不
斲，其巧木用，孰察其揆正乎。若玄幽之難見，視微
之精妙，又何怪矇瞽之不知乎。至黑白上下，鳳鷄
聖凡，玉石貴賤，皆最易知者，且不能知余之所藏。

豈黨人鄂回
當所知乎

右二段言已之守道不變，忠正在內，人不能知，玄
文微睇，在外者亦不能知，黑白以下，最易知者，且
不能知，則余之深藏，宜黨人之不知也，黨人二句，
收上起下。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
也。犬羣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兮，固庸態也，文質
疏內兮，衆不知余之異彩，材朴委積兮，莫知余之所
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還兮，孰知余

之從容

重大、盛多、陷沒、滯沉、濟度也。車任載重，多陷滯泥，薄而不得濟。瑾瑜美玉，在衣爲懷，在手爲握，不知所示無可示者也。怪怒也，異也，俊傑皆才過人者，非疑皆毀謗。庸廝賤之人，態度、疏通、文質得中，疏通於內也，異彩、珠異之文彩。材木中用者，朴未斷之質，委積多有也，重、累、襲亦重。謹慎、厚、不薄，又重也。豐富、遑、逢從容舉動自得也。言車重則陷滯，玉美則無可示，羣犬則吠所怪人之俊傑，則爲廝賤所毀謗。世俗如此，故疏內之異彩多有之。材朴衆莫余知，而仁義謹厚、重華不逢，世之廝庸，又孰知余之舉動乎。

右三段，細發莫余知之故，言世俗如此之惡，自諒所藏實非黨人所知，重言而深痛之也。

古固有不並今，豈知其何故。湯禹久遠今，邈而不可慕。懲違改忿今，抑心而自強。離慙而不遷今，願志之有像。

慙，創違過，忿，恨怒。抑，按。慙，憂像，法也。自古至今，聖君賢臣，空不並時，不知何故。是以湯禹既遠，慕亦無益。惟有懲改往日之過，忿自抑其心，強於爲善，不以憂患改節，欲其志之爲後世法也。

右四段，湯禹久遠，前不見古人也。願志有像，後不見來者也。痛古傷今，皆屬無益。惟一死而已。言外有我不見古人而慕古人，後人不見我而慕我，猶我之慕古人也。

故。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

次止舍限界大故死也言北次河水日色已暮舒
往日之憂娛往日之哀者今夕不可少待之大故
也陰森之氣直湧
紙上慘不可讀

右五段汨羅自沈之時景總收上文也

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汨兮。修路幽蔽，道遠忽兮。懷質
抱情，獨無正兮。伯樂既沒，驥馬程兮。民生稟命，各有
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嘆喟兮。
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

令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兮

類

浩浩廣大、汨汨羅汨水乃沅湘之分流也、無正與
并日夜無正之正意同、伯樂善相馬者、程謂較量
才力、錯置類法也、言浩浩沅湘、分爲汨水、道路幽
遠、今忽至此、獨抱情懷、誰正是非、世既無如伯樂
能相馬之人、徒生何益、但民生稟命於天、壽夭窮
通、錯置各有運數、是以君子之處患難、定心廣志
則余復何所畏懼乎、哀傷永歎、人心溷濁、無可謂
者、死不可讓、捨生取義、知所惡有甚於死者、願勿
愛此七尺之軀、明告君
子、吾將以此言爲法也、

右六段獨立汨上自述之死靡他之素志以告後
人也、

右懷沙

言懷抱沙石以自沈也。此三閭之絕筆，應在九章之末。文義最明，不待高明而後知也。

思美人兮，擘涕而竚眙。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特
蹇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
菀而莫達。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
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

累猶收也，竚久立，眙直視，詒遺也，陷滯不發，以陷
潭爲喻，申重，今日已暮，明日復旦，蹇積也，言擘涕
直視，媒絕路阻，言不可結，煩冤陷滯，中情莫達，思
美人之懷如此，欲因雲致辭，則雲師不聽，欲因鳥
致詞，鳥飛速而又高，難可
當值，承媒絕路阻而言也。

右一段直敘思君之切如此

高辛之靈晟兮、遭玄鳥而致詒、去欲變節以從俗兮、媿

易初而屈志、獨歷年而離愍兮、羗馮心猶未化、移寧隱

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爲、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

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勒騏驥而更

駕兮、造父爲我操之、遷遂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

時、指蟠冢之西隈兮、與纁黃以爲期

玄鳥致詒、事見天問、馮憤懣、歷年離愍、遷之漢北也、隱閔壽考、優游卒歲、車覆馬顛、喻見疏遠遷也、異路人所不由、已獨由者、造父善御、周穆王時人操之執轡也、遷猶進、遂次猶遠、巡假借、須待也、潘

冢山名漢水所出。纁淺絳色日將入時纁且黃爲期猶言至死方休也。高辛有玄鳥意外之奇遇我則無此承上歸鳥難當來言我雖無此奇遇終下能變易其初心。知直道之不可行而不能改其度。雖至於車傾馬仆而猶獨懷其所由之道不肯同於衆人。乃更駕馭馬善御者執轡從容而往借日待時指蟠塚之西隈以日夕爲期終不因車覆馬顛而改轍也。

右二段思君而不能變節從俗雖顛覆而不能改轍也。

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擘大薄之芳苜兮，搴長洲之宿莽，惜也吾不及古之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解篇薄與雜菜兮。

備以爲交佩、佩繽紛以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吾且
儻侗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竊快在其中心兮、揚
厥憑而不埃、芳與澤其雜糅兮、羗芳華白中出、紛郁
郁其遠烝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羗居蔽
而聞章、

不及、謂生不及其同時、芳蒞宿莽皆芳草也、既不
及與古人同時、擘萋芳草、誰與玩此、篇、篇蓄、似小
梨、赤莖節、好生道旁、薄、叢、交佩、左右佩也、篇蓄、雜
菜、皆非芳草、續、紛、繚、轉、佩、美、貌、解、猶、知、也、言、彼、但
知篇、薄、雜、菜、自以爲佩之美、不知適佩之而遽已
萎、絕、離、異、矣、於是且復優游忘憂、以觀南人變態
之惡狀、如蘭之委美、椒之專佞是也、埃、待也、竊自
樂其所得於中者、以舒憤懣、不服更待、芳澤雜糅

則其芬芳自從中出，初不借美於外物，遂郁郁
聞，皆由誠實可保，故所居雖蔽，而其名則章也。承
上假口須時而言，開春娛憂，忽思古人，既不可見
今人，又不堪觀，惟自己芳華莫掩，此中心之快也。
然所謂快者，正痛極之反詞，忽而痛哭，古人忽而
痛恨，今人忽而中心自快，正是寫思字奇妙處。
右二段言已思君之心，終始不變，身雖遷謫，名聞
益章也。

余薜荔以爲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以爲媒兮，
憚褰裳而濡足，登高吾不說兮，入下吾不能，固朕形
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疑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也，
命則處幽，吾將罷兮，願及白日之未暮也，獨煒煒而

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

非媒不應我之求，耻因介紹以爲先容，而計以有
譚也，畫計謀，服習也，登高緣木，入下濡足，此固我
身素所不習，然此不習者，是耶非耶，狐疑之甚，思
欲廣遂向者三五之謀，畫耶，前度未改，必不行也，
思欲安命而罷耶，心未能化也，四句正寫狐疑，下
三句志決矣，白日未暮，時尚可爲，故決以死諫也，
願字直貫三句，以思結。

右三段，既不能求媒，又不能不思，兩端狐疑，終決
之以死諫也。

右思美人

美人者懷王也，指潘塚之西隈，觀南人之變態。

潘塚在郢北，郢在漢南，此亦遷漢北時作也。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嫉。秘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

時謂時之政治，言往日嘗見信於君，而受命以昭明時之政治也。先功謂先君之功烈，法度治國之典章，明則國興，背則國亡。嫌疑謂事有同異而可疑者，屬付嫉也。貞臣正固之臣，自謂也。日嫉所謂逸於得人也。雖國所秘之密事，皆載於其心，是以或有過失，猶寬而不治其罪也。

右一段述往日懷王知遇之厚。

心純履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君含怒以待臣兮，

不清澈其然否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弗
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讒諛之涸濁兮賊
氣志而過之

厖厚泄漏謂不敢漏其密事讒人謂上官大夫靳
尚之徒清澈猶審察史記云懷王使屈原造為憲
令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原不與因
讒之曰王使屈原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
其功曰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原即此事也
虛空言惑誤疑而誤之也至於欺則公肆誣罔而
無所憚矣忠與讒弗參互而考其實涸濁清澄之
反賊氣與僑吾美好意同過之猶所謂督過之也
遠遷弗思以此

右二段惜往日懷王之信讒不察蔽晦而遠遷已

也

何貞臣之得辜兮，被讟謗而見尤，慙光景之誠信兮，
身幽隱而備之由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卒
沒身而絕名兮，惜靡君之不昭周君無度而弗察兮，使
芳草爲藪幽，馬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獨鄣
靡而蔽隱兮，使貞臣而無由。

藪，衆怨，謗，人道其惡，誠信，質性純厚，光景，光華外
著，備先具以待用，書有備無患，猶言已辦一死也，
無度，弗察，上無檢押以知下，記曰，無節於內者，其
察物弗省矣，數幽，藪澤之幽暗，恬安也，言無罪見
尤，自慚誠信外著，至今日身處幽隱，已自有備，我
忍死沈流，沒身絕名，不足深惜，但惜此讒人靡君

之罪，遂不昭著耳。此所以忍死而有言也。人君不
察芳草宜殖於階庭，而反使在藪澤幽暗之處，何
以自明？惟有安於死亡，不肯苟生而已。獨
是靡蔽之奸人在側，即有貞臣無由使矣。
右三段言已今日放流不足惜，惜頃襄之弗察，不
能再用貞臣，難立國也。

聞百里之爲虜兮，伊尹烹於庖厨。桐呂望屠於朝歌兮，
甯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由
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立枯兮，
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爲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
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由

晉獻公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百里奚為素
繆公夫人勝百里奚亡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
其賢以五穀羊皮贖之釋其囚與語國事大說授
以國政號曰五穀大夫伊呂審威見騷經天問味
譬之食物咀嚼而審其美惡也子胥事見涉江介
子名推文君晉文公當為公子時遭驪姬之譖而
出奔介子推從行道乏食子推割股肉以食文公
及得國賞從行者不及子推子推入綿上山中
公寤而求之子推不出文公因燒其山子推抱樹
自燒而死文公遂封綿上之山號曰介山禁民樵
採使奉子推祭祀以報其德又變服而哭之優游
言其德之大也親身切於己身謂割股也縗素白
也

右四段引古之能用貞臣不能用貞臣者與報貞
臣者以惜君之弗察也言外有他日思我已晚之

意。

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訑謾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實兮，
聽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列之，何
芳草之早歿兮，微霜降而下戒，諒聰不明而蔽靡兮，
使讒諛而日得愛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
妬佳冶之芬芳兮，慕母姣而自好拜，雖有西施之美容，
今讒妬入以自代，願陳情以白行兮，得罪過之不意解，
情寃見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錯置債。

待得志微霜降而芳草歿倒句前世謂往日懷王時若杜若冶妖冶女態慕母黃帝妻貌甚醜妓妖

媚西施越之美女勾踐得之以獻吳王白明自明
其行之無罪不意出於意外情寃情實與寃枉猶
言曲直也列星錯置
言其光輝而明白也

右五段惜往日之忠佞不分最易察而不能察爲
時已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乘驚馬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濟乘汜汜以下流兮

無舟楫而自備背法度而心治兮辟與此其無異寧

溘死而流亾兮恐禍殃之有再祭不畢辭以赴淵兮惜

靡君之不識志

轡馬韉銜馬勒載乘也汜汜編竹不以度水者既
無異驥而乘驚馬又無轡銜與御者而自乘載必

陸既無舟航而乘泥淖又無維楫與舟人而自爲備禦必沈於水背法度而以私意自爲治者與此無以異也。不死則恐其淪喪而辱爲臣僕故曰禍殃有乎。已也。設若不盡其辭而憫然以死則上官斬尚之徒。靡君之罪誰當記之也。

右六段背法度則國亡身虜不死何待猶冀君之感悟於萬一也應轉首節明法度以題中惜字結

通篇

右惜往日

此將沈汨羅時所作也合懷襄兩朝敘遷放無辜讒諛得志貞臣枉死歷引古事言易察而不

能察結歸廢法度，應到首段，知國之必忘，故忍

死以記讒諛之害也。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谷深固難徙。

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

后皇，后土嘉美服。荒服，言后皇有美樹。橘來生此荒服也。漢書江陵千樹橘。楚地正產橘。受后皇之命不遷，記所謂橘踰淮而北為枳也。受命獨生南國，故其根深固不遷者，以其壹志釋不遷之故也。橘葉青華白，紛然盛而可喜悅也。

右一段，頌橘之性情也。

魯被剝棘，圓果搏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平聲精色內白。

類任道兮、紛緼宜修、媵而不醜兮、

曹、重、疊、刻、利、圓、果、橘、之、實、搏、與、團、同、青、未、熟、時、黃、已、熟、時、先、後、雜、糕、文、章、爛、然、精、色、外、色、精、明、內、白、內、懷、潔、白、外、精、內、白、似、有、道、也、紛、緼、盛、貌、修、理、媵、美、盛、而、宜、修、故、有、美、而、無、惡、也、

右二段頌橘之形狀也、

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閉心自慎、終不過失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願歲并謝、與長友兮、試
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年歲雖少、可師長兮、去
行此柏夷、置以為像兮、

爾指橘而言。幼志言自幼而已。具不遷之志。不結實之後而始然。豈不可喜好乎。謂人好餐其美實也。人好橘之實。人有求於橘。橘何求於人。唐詩云。花木有本心。何勞美人折。即此意。蘇按本草註。舒暢也。圓者易流。此圓果雖縱橫枝上而終不隨流也。橘心閉皮中。故無過失。橘熟則黃。秉中央之德。故可參天地。歲寒諸樹并謝。惟橘不凋。故願於歲寒并謝之時。而長與爲友。淑善離。如離立言。孤特也。按字書。草木刺人爲梗。橘有刺而不妄刺人。故云有理。年歲雖少。雖無松柏之壽。而歲寒不凋。可爲師長。非但可友而已。高潔之行。可比伯夷。宜立以爲像而效法之。四句總結。

右三段頌橘之才德功用也。

右橘頌

通篇皆自喻也。句句頌橘，句句非誦橘。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聲有隱而先倡。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萬變其情，豈可蓋兮。孰虛偽之可長。

回風旋轉之風，亦上篇悲秋風動容之意。言秋令已行，微物凋隕，風雖無形而實先爲之倡也。回風能搖蕙，不能搖彭咸之思。時變故可搖彭咸之思，不變故不可搖良以情不變。蓋而非虛偽也。

右一段言回風不能搖彭咸之思，有可法之實也。鳥獸鳴以號羣兮，草苴比而不芳。魚葺鱗以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故荼薺不巨畝兮，蘭茝幽而獨芳。惟

佳人之永都兮，更統世以自貶。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羊。拘伴、介眇志之所感兮，竊賦詩之所明。

苴若草葺，整治茶苦菜，薺甘菜也。言秋冬尚寒，鳥獸鳴號以求羣類，則草枯不芳，魚整治其鱗以自別異，則蛟龍亦隱其文章。茶薺甘苦不能同生，蘭茝惟處幽僻而自芳矣。回風之能變物，隕性如此。而中有不變者存焉。佳人自謂都美，更歷統世，謂先世之垂統傳世，自貶謂已得續其官職。拍羊，浮遊之貌。微志與浮雲齊高也。佳人之志不變，故感而賦詩以明之也。

右二段賦詩自明之由也。

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芳椒以自處。曾歔歔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曙。終

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寤從容以周流兮、聊
逍遙以自恃、傷太息之愍憐兮、氣於邑而不可止、紉
思心以爲纆兮、編愁苦以爲膺、折若木以蔽光兮、隨
飄風之所仍、存髣髴而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撫珮
衽以案志兮、超惘惘而遂行、

獨懷芳椒不賦至曙、永夜哀思也、寤而於邑不止
盡日哀思也、紉、戾、纆、已見騷經、編、結、膺、胸、謂絡胸
者也、光、謂日光、仍、因就之意、折若木以蔽之、欲自
晦而隨回風也、髣髴、謂形以、蓋指國事而言、衽、裳
際、目雖不見、心不能忘、故自
抑其志、惘惘、隨風而去也、

右三段、明思無晝夜、乃隨風而去也、

歲習習其若頽兮時亦冉冉而將至
頽蘄槁而節離兮芳已歇而不比
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
可聊寧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
孤子陰而
技淚兮放子出而不還孰能思而不隱兮
昭彭咸之

所聞

聊愁本通韻聊可讀留愁亦可讀

時謂衰老之期節離草枯則節處斷落也此合聊類幼而無父曰孤放棄逐隱痛昭昭明也言草枯芳歇歲月易邁老將至矣與其生而愁苦不如死而不思孤子放子莫不皆然平日所聞彭咸之事昭然可見矣

右四段明所聞彭咸之事不能更待也惘惘而行

之下却當接登巒一段，却插此段者，不惟嫌其文情太直，又見彭咸之恩，定之有素，不待徧歷諸處而後定也。

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入景響之無應兮，聞省想而不可得，愁鬱鬱之無快兮，君戚戚而不可解，心鞿羈而不開兮，氣縲轉而自締，改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芒芒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爲，邈漫漫之不可量兮，縹綿綿之不可紆，愁悄悄之常悲兮，翻冥冥之不可娛，凌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

之所居

山小而銳曰巒，眇眇遠，默默黑也。景響無應，省想聞見所不能接，寂寞之極也。繚轉自締，謂繚戾回轉而自相結也。儀匹或曰儀猶像也，言已之愁思浩然廣大幽深，不可爲像，聲有隱而相感，意其可以寤於君心，物有純而不可爲，則其心已一於彼而不可變矣，不可爲如言疾不可爲之意。繚遠繚微細，紆紫翮疾飛，冥冥遠去，流猶隨也。漫漫綿綿無可托身，悄悄冥冥，有愁無娛，乃隨風波而託彭咸之所居也。

右五段明至寂之境，不免愁思，何如凌波隨風而從彭咸之所居乎。

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雄虎之標顛，據青冥而據虹兮。

遂儵忽而捫天、吸湛露之浮涼、今漱凝霜之零霏、依
風宄以自息、今忽傾寤以嬋媛、馮崑崙以激霧、今隱
汶山以清江、憚涌湍之磕磕、今聽波聲之洶洶、紛容
容之無經、今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今馳委
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今翼遥遥其左右、汜滴滴
其前後、今伴張弛之信期、

峻標杪顛頂、攬餘捫、撫湛厚、救蕩口也。霧霏分
散貌。風宄、風從地出之孔。傾窳、傾側而。梧也。嬋
媛已見前。悲感流連之意。馮、據如馮軾之。馮、故霧
去其昏亂之氣。隱、依如隱几之隱。清江、去其濁穢
之流也。汶、與岷同在蜀郡。江水所出。磕、水石聲。
洶洶、風水聲。容容、紛亂之貌。軋、傾壓之貌。漂翻翻

三句亦皆言其反覆不定之意。張旆弓弦也。弛弓解也。比潮汐之起落也。隨風而行，上極於天，下極於地，惟見波浪洶洶，茫無經紀，上下左右，惟伴潮汐之信期而已。與已託彭咸之居同也。

右六段致身無地，惟與潮汐相伴而已。

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心調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無適。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慙慙。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心

絀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

炎氣火氣相仍者相因而不已也煙液者火氣鬱而爲煙煙所著又凝而爲液潮海水以月加子午之時一日而再至者也朝曰潮夕曰汐觀窺悲聽承上伴信刻而言內有無限愁思懷王二十五年入秦與昭王盟於黃棘後爲秦欺客死於秦今項襄又迎婦於秦是欲復施黃棘之枉策也調度見錄經著立適主也愁愁憂懼貌子胥事見前篇適便安也莊子曰中徒狄諫紂不聽負石自沈於河任負也文選江賦注云任石即懷沙也言正觀聽消忽思吾楚不能自強惟借此迅速之光景往來於秦蹈黃棘枉策之前轍歲月如流時不再來以如此之日月而皆虛度也我之所以不去者不爲介子之復國則爲伯夷之首陽其如往者懷王如此來者頃襄又如此復何所冀乎惟有從古之忠臣重石自沈以遂

彭咸之思而巳

右七段明兩世枉策不得不以彭咸爲法也

右悲回風

題是悲回風心是思楚國故以思起以思結中段又用數思字又三用彭咸字其意可知雖有隨風流風息風穴諸句不過借以發論而已其用大波潮汐等句乃正意也

九章非一時作也惜誦作於懷王既疏又進言得罪之後思美人抽思作於懷王置漢北時篇中狂顛南行是以造都爲南行觀南人之變態是以朝

至爲南人有鳥自南來集漢北是已身在漢北也然則懷王見疏止遷漢北未嘗放逐此其證也餘六篇方是頃襄放江南作也初放時道途經歷作涉江既至後覩物興懷作橘頌秋風搖落感時明志作悲回風忠佞不分傷今追昔作惜往日若哀郢則知楚之必亡懷沙則絕命辭也九篇中或地或時或敘事文最顯著次第分明舊本錯亂予不敢輒改古書姑記之就正高明